

周五傍晚,刘建钟电话打来,问我在不在书院,说周日去胥岭看油菜花,中午到他老家吃中饭。一听胥岭,我在《富春江传奇志》中写到过有关于伍子胥避难的故事,瞬间答应:在,好!

陆春祥书院距胥岭四十多公里,一小时车程。车沿富春江边开,导航指示从建德乾潭方向进入,那片高山油菜花梯田在胥岭近山顶处,属建德地界。

山间的柏油路两边,现在是最漂亮的季节。路常随河道弯曲地延伸着,不时有田野出现,村庄随之闪入眼帘,满目青翠中夹杂着各种色彩。村庄有连片的,也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脚的,大多为两三层现代楼房,米黄色墙砖,看起来如别墅一般,少数白(黄)墙黑瓦的泥房倒成了参差的点缀。

很快到达胥岭山脚。两千五百年前,伍子胥从楚国逃出,一路避难,他从长兴进入分水,过雪峰岭,遇大雪,在山顶迎雪舞剑,即欢喜而歌舞,那岭叫歌舞岭。歌舞岭与胥岭,相距十米左右。胥岭一边属桐庐,一边属建德,伍子胥在胥岭的两边都住过。他住过的地方,都叫子胥村。伍子胥从桐庐这一边上山,再从建德那一边下

山,此山就叫胥岭。

迎面扑来成群的野花、招摇的桃花与樱花。在胥岭的中心地段,我们停下车,看那些层层叠叠的油菜花。说实话,油菜花看两眼就过去了,我主要还是体验一下这里的环境,听听鸟鸣,看看胥岭的云影。我与雷国兴、石樟全兄及刘建钟、何小华一起,沿着古道往村庄走。有不少房子改成了民宿,油菜花田就密密地散布在脚下,花丛里的蜜蜂嗡嗡嗡嗡声音不小。

遇一正好去亲戚家包清明粿的大姐,问她知不知道伍子胥,她一脸害羞,说不知道。她是从山背面的桐庐潜暇嫁过来的,已经四十多年了,一儿一女,儿子在杭州三墩工作,女儿在桐庐县城开店。

再遇一年轻女子,带着几个孩子在玩。问她哪里人,答是河北人,丈夫是湖北人,他们就定居在胥岭村。为什么会来此定居?女子答:来胥岭的朋友处玩过一次,就决定留下了。租了一个房子,每年租金五千多元,两个孩子

在村小学读书。知道伍子胥的故事吗?女子答:知道一点。有做什么生意吗?女子答:没做,就这么生活,胥岭很安静,你看,九十多岁的老爷爷还在田地

里干活呢。

1994年,上海地标建筑——东方明珠塔正式落成。入夜,外滩灯光璀璨,东方明珠耸立于黄浦江一侧。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一盛况,被上海的多样风采迷住了。

2001年,上海更美了,而且很忙。那年十月,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办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和嘉宾对谈,他们坐在外滩一幢楼里,背景就是五光十色的黄浦江。江上来往的船流动如织。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国际化大都市。

从那时起,《男才女貌》《第一百个新娘》等越来越多的国内影视剧都来到上海选景。同时,《碟中谍3》《变形金刚2》《007:大破天幕杀机》等众多欧美电影也来上海选景拍摄,他们也被这里一江秀水连着两岸繁华深深吸引了。科幻电影《她》的设计师掩饰不住对上海的喜爱,他说,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用环形天桥连接,不锈钢扶手连绵的曲线感,让他们感觉像“未来城市”。

我硕士毕业那年,和女友来到上海旅游。我们携手漫步黄浦江畔,南京路、外滩、东方明珠……我早已熟稔的地方终于亲见了容颜——从南京东路向东直行过去,寸土寸金的地带,店面秩序井然,身着笔挺西装的小生,手上戴着雅致的皮质手套,一次次为进出的人们开关门,态度和蔼可亲。那些服装店、咖啡店等店铺,格调中西合璧;更有百年老店,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。行到中山东一路,开阔的外滩赫然呈现于眼前。

正好入夜!黄浦江边走着各色人等——那是各种肤色,其中几个外国年轻女孩高挑靓丽,争相以东方明珠为背景合影——而她们也成了路人合影留念的对象。好些时日过去了,她们的倩影与欢笑声一直留存于我的脑海,让那一夜的黄浦江染上了中外友好交流的浪漫温馨画面,和着浦东众多高楼大厦的灯光,和着黄浦江上众多船只的鸣笛。

在我的印象中,从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始,黄浦江两岸的灯光秀比以往更升级了。我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一位意大利青年,他激动地表示,这样的灯光秀太美了!这些年,我也看过很多灯光秀,在我心里,最无可替代的依然是黄浦江之夜的灯光秀,那是先入为主吗?我想是的,黄浦江的灯光于我是少年的初恋,那是早已植根心底、永远难以忘怀的甜蜜。

这瑰丽的夜啊,让一座城市犹如一颗珍珠愈加光彩夺目;这不眠的夜啊,让黄浦江也不想睡去,看着奔腾的江水,乘着东风,继续让这座城酝酿明日的辉煌。

我感叹,伍子胥实在离我们很近又很远,他那些复仇故事,关心的人喜欢,不关心的人很无所谓,或许,这就是现代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。不过,眼前的胥岭倒真是一方安逸之佳处。而到达山顶,海拔一千米处,看那建德桐庐两县交界处山顶的“天池”,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

这一湾水,集雨面积只有0.04km²,实际上是个高坝山塘。高坝的两边,一边是建德,一边为桐庐,它的牌子上写着:胥岭头山塘工程。池虽小,却是胥岭400余口人、250亩山田的救命水。我眼中,高天

下的池就是天池。天池最深处,应该有十几米,天池碧绿如玉。

天池旁,一间石头亭子肃立着,亭里面的石碑上写着“胥峰亭”。以前,这应该是个风雨亭,供行人歇脚或过夜,现在设亭只为纪念。伍子胥当年经过此处,不知道有没有亭子,不过,他的心情一定不错,逃过了追兵,此地有山泉与梯田,林深山峻,是个休养的好去处。伍子胥的满腔仇恨,被眼前的山水迅速化解。

天池旁,有一棵千年银杏,已经一半枯萎。我猜测,那银杏旁,原先或许就是一座老屋,或者是一座寺庙。桐庐建德一带,流传着伍子胥的许多故事,也建有不少伍子胥的庙宇。在此胥岭顶上,有一座子胥庙,过往行人与客商进庙拜祭,心理上顿时获得了极大的安慰。

伫立岭顶,遥看歌舞岭方向。群山环抱中,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袖珍小村叫阳田村,三十年前,曾是浙西最贫穷的乡村之一,但那里走出了赖梅松、陈德军、聂腾飞与聂腾云兄弟、张小娟等中国快递界的名人。而今天的阳田村是非常富有的村庄。赖梅松曾和我说他喜欢树,看见树有一种莫名

的兴奋,他读小学时,每天在山路上来回要走两个小时,只有树在陪伴他,树就是他亲密的伙伴。

将下胥岭,回望山顶天池,池旁那棵老松,虬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,天池的水面,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。

侄女研究生毕业,工作已近两年,该结婚成家了,但找对象不大顺。家人托亲友介绍了几个,挨个儿见了面,都不了了之。问她原因,她说:“大概是彼此没有眼缘吧。”

我和妻子与她分享恋爱的经验,给她支招:“下次见面,只要第一眼不讨厌,就试着继续相处。”

心理学上有个“七秒钟理论”,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第一印象”:人与人之间印象的好恶,在初次见面的前七秒钟就决定了。

只要第一眼不讨厌,接下来就可以约饭。约饭不在于吃什么,因为想陪你吃饭的人,酸甜苦辣都爱吃。只要有共同的话题,一个愿意说,一个愿意听,一边吃,一边互动,彼此就加深印象,加深了解。

侄女为人厚道,不喜占人便宜,约饭时喜欢主动买单。我说,如果男士抢着买,也未必不是好事。人与人之间,最低的联结是利益,其次是情感,最高的是价值观。他乐意为你花钱,说明他在乎你。

想送你回家的人,东南西北都顺路。饭后说再见时,如果男士想送你,你也不妨乐享其成。恋爱是谈出来的,如今生活节奏都快,能在一起多聊会儿,也是好事。

生活离不开吃饭,婚姻是天天一起吃饭,谈恋爱是偶尔约着吃饭。吃了第一顿,就可以接着吃第二顿,第三顿……作家张小娟说:“找一个爱的人,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。爱情怎么离得开肚子?又怎么脱离得了口腹肠胃?”

我们提醒侄女:不要做恋爱

脑,如果你很喜欢对方,愿意把自己低到尘埃里,但对方未必会喜欢尘埃里的你;也别幻想一见钟情,所谓一见钟情,不过是见色起意,时间久了,也会审美疲劳。

侄女有稳定的工作,怎样增加女性的魅力呢?我们建议她,在工作之余,要继续提升自己,比如阅读、健身等。取得了硕士学位,只代表她的知识积累达到了硕士水准,但不能不再阅读,不再做知识更新。拥有的知识一旦固化,一个人就会习惯于固执己见。一旦变得固执,就意味着一个人不再年轻。只有不断进行知识更新,接受新鲜事物、接触最新的知识,人才会越活越年轻,永远时尚。

在这方面,埃隆·马斯克的母亲梅耶·马斯克堪称典范。梅耶1948年出生于南非,大学毕业后,在模特界崭露头角。随后结婚,育有三子,埃隆·马斯克是长子。经历家暴,她没有选择沉默,勇敢地争取到孩子们的抚养权。离婚后,她重返T台,成为全球知名的模特。独自抚养三个孩子,她的坚韧、智慧,深深地影响着他们,培养出三位亿万富豪,埃隆·马斯克最为耀眼。她出版了自传《人生由我》,与世人分享她的生活经历和育儿心得。“全球首富的母亲”,这是一个硬贴在她身上的标签,梅耶是国际知名的“超级模特”,还是

“作家”“演讲者”“选美冠军”。如今,年过七旬的梅耶依然身材纤细,气质优雅,完全不显老态。梅耶的人生是不断知识更新、自我提升的结果。

如果说知识更新能丰富一个人的内涵,积聚快乐与智慧;那么运动健身不仅能塑形,还能存储健康,提升自信。无论对谁,健康是存款,快乐是利息。

在乙巳年央视春晚节目《借伞》中,在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饰演“白娘子”的赵雅芝、饰演“许仙”的叶童二人共撑一把伞,合体亮相,给全国观众上演了一波“回忆杀”。赵雅芝72岁、叶童62岁,但她们的舞姿、言谈和举止,依然优雅、从容、得体。二人身上流露出的超绝的松弛感,再次成为众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。

女人的美貌,会随岁月流逝,但女人内心的富足与从容,却可以成为永恒。

这就像有人问:什么年纪的女人最漂亮?标准的答案是:“十八岁的你漂亮,不是因为你漂亮,而是十八岁漂亮;三十岁的你漂亮,不是三十岁漂亮,而是你漂亮;四十岁的你依然漂亮,不是因为四十岁漂亮,也不是因为你漂亮,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。”

我们对侄女说,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对象,有啥好焦虑的呢?女人,先把自己活漂亮才是真正的王道。

业,学妹就是在那里实习后留下的。老院长为学院建设和发展的付出润物无声而影响深远。

我毕业后曾在母校兼职过一段时间,不仅上课,还主持了一个实训基地。启用双师型教师在当年是很超前的。老院长是我的引荐人,她无条件地信任我,硬是把重要的课程和基地交给我。当时我踏入社会不久,阅历不足;这个课程进入中国时间不长,教材也是刚刚出来,我更多的是在名企的实践经验。我虽不太懂人情世故,但也能猜到老院长的做法一定会遭遇质疑,她是如何顶住压力的,未曾和我提过半句。我干得非常顺畅,直到后来工作愈加繁忙,实在无暇奔波,提出不再兼课。老院长不多言,她让我做我觉得对的事。

老院长还是我的人党介绍人。大二成为预备党员,大三转正的学生党员不多见。她在会上“批”了我一顿,她说,“你们都说了这么多好话,总得说点不足和希望吧……”首要一点就是“戒骄戒躁”。后来,我一直以她“把努力工作当成一种习惯”的寄语勉励自己,无论顺逆,不骄不躁,努力耕耘,不问收获。

卖白兰花的声音,让我想起那句“白兰花花朵半开,娇娇嫩嫩,如象牙白色,香气文静,但有点甜俗”。既为俗人,买上两朵正合适。

春韭破土是传递春讯,石榴咧嘴是欢迎宾客,而微苦的枸杞头,细嚼之后的清香,像极了负重前行的人生,转瞬柳暗花明。几只“昆虫里面最漂亮的瓢虫”,优哉游哉从春天的字里行间爬出,“家常酒菜”的烟火,与清晨闪亮的露珠,拓印一幅春和景明、万物可爱的画卷。

夜已深,《人间草木》还在生长——萝卜缨子蹿高了,葡萄须子悄悄缠住黎明。合上书本,且让这些跟随春光灵动跳跃的字句,栖息于落满光阴芬芳的页间。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春天,适合读一读《人间草木》,享一场姹紫嫣红的春日盛宴,落一枚万物有趣的生活闲章。

春日读书,亦是另一种耕种。今晚,窗台上的春兰,又蹿出一支花剑。

一壶春茶,一本闲书,春日读书,于我而言,读的不只是书,还有这天地间的生机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黄浦江之夜

袁恒雷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顾盼神飞
(篆刻) 华亭人

编者按:春日载阳,天地清朗,草木生发。春日读书,亦是另一种耕种,伴着和畅惠风,让文字灵动于心,落一枚万物有情的生活闲章,吟唱光阴的柳暗花明,收获岁月的静好安澜。今日起请看一组《春日读书》。

窗外的新柳,已被春风解开发辫,在半壕春水的宣纸上,一笔一画写着春日辞章。一弯新月照着露台上那盆茉莉,枝条间新抽的绿芽,正与《人间草木》中的葡萄一道,发出清脆的拔节声响。

待一日喧嚣去,停下忙碌的脚步,捧一本书,是馈赠自己的心灵自由。

喜欢汪曾祺先生宛若水洗般的文字,极简,极淡,却有着唤醒心灵、洗涤喧嚣的力量。寥寥数语,便将山川河流、花鸟鱼虫写出特有的情境与韵味。打开书本,便能看到山河迤逦的壮美,嗅到花草树木的芬芳。

汪曾祺先生笔下的大自然是色彩丰富的,他写赛里木湖:“蓝得奇怪,蓝得不近情理。蓝得就像绘画颜料里的普鲁士蓝,而且是没有化开的。湖面无风,水纹细如鱼鳞。天容云影,倒映其中,发宝石光。”他笔下的武夷山极具动感:“玉女峰亭亭而立,大王峰虎虎而蹲。”

手捧《人间草木》,犹如拿到春天的入场券,迎面惠风和畅,俯仰万物可爱,还能领略最鲜的“春味”。汪曾祺写“极清香”的蒹葭和枸杞头,“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。而“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,一撒手,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,一直飞到看不见”这段,有着自然和谐的雅趣。

想起儿时在外婆家的紫藤架下读书,夕阳透过那些小小的花瓣,将一只蝴蝶送到我的发上,竟与此时,有着同样的温暖。

月亮升起时,正读到那句:“梨花像什么呢?——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”院子里窸窣窸窣,像是泥土翻身

的声音,或许蚯蚓正托起半片樱花,去往《昆虫备忘录》。

读《葡萄月令》,我听到风摆动枝条的声音,书的字句便如绿色藤蔓,攀上春的窗棂。读到“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”,夜雨忽至,雨敲屋檐的节奏,竟与那几声虫鸣押了韵。

一场春雨,让梨花瓣、香椿芽纷纷灵动起来。撑着花雨伞的女孩,站在放生桥下叫

春天读书,另一种耕种

戴薇薇

戴薇薇

阳透过那些小小的花瓣,将一只蝴蝶送到我的发上,竟与此时,有着同样的温暖。

月亮升起时,正读到那句:“梨花像什么呢?——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”院子里窸窣窸窣,像是泥土翻身

的声音,或许蚯蚓正托起半片樱花,去往《昆虫备忘录》。

读《葡萄月令》,我听到风摆动枝条的声音,书的字句便如绿色藤蔓,攀上春的窗棂。读到“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”,夜雨忽至,雨敲屋檐的节奏,竟与那几声虫鸣押了韵。

一场春雨,让梨花瓣、香椿芽纷纷灵动起来。撑着花雨伞的女孩,站在放生桥下叫

十日谈

春日读书

责编:郭 影